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渴盼理想助听器

熬木

近读施蛰存老的高足钱虹先生发表在“夜光杯”上《听之不闻,宁静致远——施蛰存先生琐忆》,说他登门前先打电话预约时间,施老听不清楚,在电话那头喊:“响一点,听不出!”钱虹只好做“不速之客”。施老把手中的助听器对准来客,要求说话要大声点,并说:“现在需要一种强力的并带有扩音器的助听器,能够把人家说话的声音放大,这样才能解决问题。”

这段话引起我强烈的共鸣与认同。许多老人也包括我,对现在销售的助听器很不满意。有些老人开始时戴了一阵,由于噪声刺耳,就把价格不菲的助听器弃之一旁。我吸取了他们的教训,在报上见到有“无障碍助听器”,让儿子走访了好几家销售门店,后来有一家主动上门服务,测试了我的听力,调节好两款一个发达国家出产的助听器,试戴的结果觉得杂音太多,试戴后耳朵不胜负担而宣告中止。后来,我曾向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杨姓同学询问。她在短信中回我说,看身边的一些老人佩戴了助听器,也是时戴时摘,无可奈何摇头苦笑;国内也有亲友要我帮助买助听器,让我左右为难,只好望洋兴叹!美国人将助听器视为芝麻绿豆的小事不屑一顾,哪谈得上科技含量?

记不清在哪篇文章或资料上曾看到过印象深刻的一句话:“听力障碍或威胁到终身安全的前奏曲,前者会诱发后者。”这句话当然要因而异。像施老手不释卷,读书写作,大脑不停地处在运作状态,犹如一直在做“脑保健操”,何来患病之虞?笔者“东施效颦”每天读书看报,有时也画画写写,因此,也有免得或至少推迟得阿尔茨海默症的可能。而对有些老人来说,因双耳失聪或充耳不闻,或孤陋寡闻,别人说什么,你翻着白眼,呆望着对方的嘴唇而不知所云,你不说,别人也会说你痴呆!这顶帽子往你头上一戴,张口相传,宣扬开去,从此无人搭理,孤独郁闷,久而久之,痴呆也会成为真痴呆。

再有,牵一发尚能动全身,一个机体器官出了问题,必然会影响或威胁到全身生命的安全。比如说吧,在狂风暴雨或地震刚发生时,你的屋子发出吱吱哇哇的惨叫报警声,你两耳塞豆,不能及时做出避害逃命的快速反应,其结果可想而知。

回到文章开头,施老驾鹤西去的年龄,正巧是我现在活着的年龄。他生前没有等到理想的助听器,而我现在正满怀信心等待。我国高科技正在迅猛发展,如5G技术、重离子通信、重离子密码、黑洞的发现与测量等,已处在世界领先地位。我坚信,我和众多老人,一定能等到我国自己制造的有高科技含量的理想的助听器!

果的),那这户人家的条件不同的市场试探,回来交流后再作决策。180粒/斤的白果算上乘的,能卖个相对好的价钱,超过230粒/斤的就很一般了。记忆里,一开始是几毛钱一斤,后来,每年上涨,最高的九十年代初甚至到了32元,个别白果多的人家因此一下子收入大增。于是,老家农村里出现了一个现象:家家户户砍掉钉子槐、杨树、梧桐、桑树、楝树等杂树,门前屋后都种上了银杏树,为了早点挂果,降低了嫁接的高度,增加施肥……整个村庄几乎只剩下白果树。

七夕会

曲刻写总谱。有几首负老师独唱的乐队伴奏的总谱,如《延安儿女想念毛主席》等,都是费力耗时的功夫活儿,一刻就是大半夜……

80年代初,因准备给女儿买钢琴,我给一家誉印社写挣“外快”。夏天酷暑,在左右手臂下垫上纸吸汗;冬天寒冷,用我小弟给女儿为练琴自制的蜂窝煤炉子取暖。刻好一张,就用红铅笔在蜡纸的左上角写上张数放在一旁。刻一张是五角钱,到凌晨两点多,当划上(6)时,我起身伸伸腰舒一口气,今晚有了不错的收入了!千帆争流过,放眼满目春。今非昔比,现在,数十张乐谱用电脑排版打印是一会儿工夫的事儿。我们四零后的年纪之人感慨万端,知足知福了!我们曾涉过一道道沟坎,留下这一代人奋斗的足迹。在文化艺术沧海横流的宏图长卷中,是否也留下了我这杆铁笔刻下的一道浅浅的印痕呢?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赌徒心态:总以为能找到只有“一面”的硬币。

我的老家是泰兴,产的银杏果名扬中外。银杏也叫白果,泰兴产的白果外壳形似双手合十,故又称佛手果,这也是与其他地方银杏的最大区别。

过去,普通泰兴人家子女成家前总要做一张银杏树为材料的大圆木床(婚床),每家每户一般都有一块白果树砧板,自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播出过银杏树砧板后,一时售罄。

家乡的白果树

周优泽

每年的谷雨期间,银杏树主人会购买花粉,用水把银杏树花泡开,让花粉融到水中,选个晴天,用农用喷雾剂桶将花粉水均匀喷到银杏树枝头上去,进行人工授粉。初夏时,银杏开始长出,圆形、有绿豆那么大,一个树蔓上一个到多个不等。到了盛夏,长到葡萄那么大,绿中泛白,我最喜欢这个时候的白果,结实、饱满、生机盎然。如果枝头银杏果过多,要主动打掉一点,因为枝头负重日渐增大,甚至会折断,加之夏天风雨较多,挂果过多,也很容易折断。

到了初秋,银杏果长大变硬,外面的一层衣开始慢慢变黄、变软,少量会落到地上,白果价格高的年份会有外村人来捡。中秋前后,差不多熟透了,也是打白果的季节了。一般是男人爬到树上,用手摇、用脚用力踩晃树干,高处的则用竹竿在树上或站在地上打下来,女人、孩子则在地上捡白果,然后装在粪桶或水桶里,挑回家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空大缸里,适量加点水浸泡。

一个礼拜后,白果衣基本软化腐烂了,把白果捞起来,挑到树下或屋后的空地上,把白果衣搓掉,我们称这个过程为“做白果”。白果衣的味道难闻、腐蚀性强,所以最好要戴上皮手套,半个月后逐步褪皮。做好装到篮子里,到河里彻底淘干净后,倒在院里事先准备好的匾子里晒干,至此,才是我们平常市场上见到的白果。

铁笔留印痕

张为民

们团常年保障提供,每周去省台一号录音间录音。孙老师把选定的新歌交给我,我当晚刻好,次日上班印完立即送排练场练唱。当晚在古城的大街小巷就听到我们的歌声了。

1974年我成家后分到平房一间,恰好同孙韶老师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恩凤老师两口是邻居。平房的隔墙是半截“断头墙”,顶上扎芦席顶棚各家相连,隔壁不隔音。晚上10点多,北邻孙老师喊我,十几秒种的工夫,就见他还在伏案用橡皮擦抹。拿到定稿后我连夜在八瓦灯管的台灯下刻写,精力专注于笔尖,依抵三角板时而直线,时而横线,各种音乐术语和表情符号刻上版面,渐渐从上到下,从左半张到右半张……除了刻大量的各种体裁的声乐作品外,我还刻器乐作品,甚至还为板胡演奏家吉喆的板胡协奏

在我心中,中秋应是传统节日中最风雅的一个了,许是因了这个季节的缘故,枫叶、荻花、银杏、白露、秋月……平日再里再俗平常不过的景致,一经了秋,就别具风情韵味,一草一木,一花一叶,随手拈来,皆能入画。也或许是因为了这个时令所特有的风物,高洁的菊花、甜蜜的桂花、嫣红的石榴、脆嫩的水

食一枚情怀与风骨

王秋女

出极富本校特色的专属月饼,在网上掀起一大波高校月饼大比拼的风潮。口感姑且不提,先看月饼造型,学校的校名、校徽、校训、特色建筑、创立时间,都能呈现在一块小小的月饼上。这还是一块普通月饼吗?这简直就是

一本浓缩的辉煌校史!这样的学院派月饼,自己吃,吃的是文化底蕴、校园情怀;拿来送人,也是再好不过的中秋节礼,一扫甜俗之气,简直就是月饼界的一泓清流。

我姐夫所在的浙大,每年中秋都会给教职工和学生发上几盒他们食堂自制的月饼。说实话,论包装,一个素朴的纸盒罢了;

闲读野笔

叶绍翁《四朝闻见录》甲集“光尧幸径山”：“有五色蜥蜴出于崖下，从光尧左右肩下，遂登右肩，旋圣体者数四，又拱而朝亦数四，光尧注视久之。”“光尧”乃宋高宗。一〇年夏，随董、黄二师等登山。寺东数百步，洗砚池头，师范塔前，也有蜥蜴匍匐石上。脊黑、腹白、尾青，绿爪隐隐，金钱鳞鳞。同为五色，不知是不是当年迎驾的后裔？

生活

《四朝闻见录》乙集“柔福帝姬”，讲徽宗公主为人冒充奔归，受宠尤渥。后来韦太后南还，拉着高宗的袖子哭诉不已：“哥被番人笑说，错买了颜子帝姬。”原来柔福公主已死，太后曾与之同居，为其敛葬。假公主遂“诛之东市”。作者怕“颜子”费解，于文末自注：“京师颜家巷髹器物不坚实，故至今谓之‘颜子生活’。”而“生活”对今人同样费解。上海话说：“依做啥生活？”（你是干什么的？）“生活不清爽！”（做工不到位!）——即此“生活”。

吃素

周密《齐东野语》卷一“孝宗圣政”，说宋孝宗至孝。高宗过世百日，仍旧吃素。“潜邸旧人”吴夫人屡劝不从，教厨房自己拿捏。于是用鸡汁掺素菜，孝宗“食之觉爽，询所以然……遂大怒。”吴夫人被逐出宫去，内侍也各降职称。想到钱儿的法国女友家里吃素，毛脚女婿上门献厨艺，偷偷掺进猪油，“称心先称口，擒贼先擒王”，至今盎然。

解颐

《齐东野语》卷六“解颐”，说“喜而至于解颐”——开心下巴脱臼——“信非戏语也！”几年前周末，爸爸开车带我去外婆家，半路讲笑话，只觉得后座突然没了声音，回头一看，我嘴巴大张而不能言，马上拐去医院。医生司空见惯，戴上手套，伸进嘴里，一抬一按，就好了。



夜光杯

论口味,也很朴实不花哨,不过是再家常不过的紫薯、豆沙、莲蓉、抹茶一类。可因了每只饼皮上印着的“求是”两个繁体字,顿时散发一种知性高雅端庄大气的书香气息。每年中秋聚会,什么月饼都可以不吃,姐夫带过来的“求是”月饼,连我最不爱吃甜食的妈妈,都要吃上一块,还得意地说:“人家是腹有诗书气自华,我是直接把书香之气吃下去!”

同事阿May姐的女儿是复旦学霸,她叮嘱女儿一定要买几盒复旦月饼中秋时带回来,无比高调嘚瑟地拎到办公室分发,一抢而空!甚至连一贯高冷的老大也过来讨了一只,说要带回家给正念高三的儿子吃,沾点学霸气息,明年高考也能上名校!

而另一种受食客追捧的,却是刚好跟学院派月饼相反的草根月饼。街头巷尾,桂花香里,突然夹了一股浓郁的烤饼香气,似乎颇不协调,却忍不住就停下脚步,看了眼长长的蜿蜒的队伍,毫不犹豫地掉头就排到队尾去了。那是店家在现烤现卖榨菜鲜肉月饼。不用说了,听名字,就知道是早月饼,土得掉渣。事实也很掉渣,这榨菜鲜肉月饼的饼皮,是老底子苏式月饼的酥皮做法,酥皮层层分明,焦脆酥香,吃的时候,要小心地用手托住,不然一口下去,酥皮脆得直掉渣。再咬下去,内馅也绝不令人失望,点睛之处,不是肉,而是榨菜!榨菜的咸味激发出肉的鲜美,又中和了肉的油腻,酥而不腻,咸鲜可口。

这看起来再市井家常不过的月饼,年年中秋时节,却需排上大半个小时的队才能尝到。草根,也是一种值得细品的韵味。

两种看似完全相悖的月饼,却俱受欢迎,看来任何事或物,都需要有一份情怀加持,方能独立潮头,笑傲江湖。对于如此风雅的中秋,即便是一枚小小的月饼,也是要讲究情怀,更是要讲究风骨的。

笔,是在一窄条有布纹或斜纹的特制钢板上,铺上蜡纸刻写。这是一种特别见功夫的刻写技能,要有较好的字体书写基础和具备稔熟的运笔功力。

1960年我初中毕业,15岁考进陕西省广播文工团。时任演员队队长的孙韶老师发现我的钢笔字写得还可以,就由他教我学刻蜡版,油印曲谱。因广播文工团独具的传播属性,录、播、属性的节目要以最快捷的速度让听众听见看到,演出曲目一经定好,我就开始刻蜡版,早上刻,晚上加班加点刻。第二天白天排练过后,和一起进团的同事王晨打开油印机,贴网夹纸,调和油墨,他推油滚子印,我翻揭纸页数着张数。就这样,不知用了多少纸张,耗了多少油墨,换了多少张纱网和多少个油滚子!相当长的时间里,省电台设立“每周之歌”教唱新歌时间,我

雅玩